

## 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獨異志 第二卷 卷中

吳公子光饗王僚，令專諸侍。置劍於蒸魚腹中，因進魚，抽劍刺殺王僚。晉羊祜，字叔子，為荊州守，有恩及閭里。及死，闔境並不言祜字，其有同音，亦改諱之。襄陽百姓於峴山立墮淚碑。

王允欲殺蔡邕，馬日磾曰：邕逸才多藝，詳漢傳事，何可害之允曰：漢武不殺司馬遷，使作謗書流於後。今豈可使佞臣執筆，我輩等蒙其訕議耶遂殺之。

魏陳壽撰《三國志》，丁廙、丁儀俱有盛名於魏，壽謂其子曰：與我千斛米，當為尊公立佳傳。其子不與之。遂不作傳。

晉王蒙、劉惔並為中書侍郎，及宋，輔政，俱加侍中。時人故號為入室之賓也。

漢趙堯為周昌侍御史，人謂之曰：趙堯乃奇士也，必代君為大夫。昌曰：堯，刀筆吏。何至此也後昌為趙王相，高帝持大夫印，視堯曰：無以易堯。乃授堯。

帝問王夷甫曰：壽陽以東常澇，壽陽以西常旱，何也更甫曰：壽陽以東，吳人，亡國哀音，鼎足強邦，一朝失職，歎憤為陰，陰積成水，故常澇；壽陽以西，中國，新平強吳，美寶盡入，志盈心滿，常歡娛，故旱。

因暢為河南尹，時久旱，禱祠無應，乃收葬傍城客死骸骨百餘具。遽降大雨，年穀豐稔。

後魏曹彰，性倜儻。偶逢駿馬，愛之，其主所惜也。彰曰：餘有美妾可換，唯君所選。馬主因指一妓，彰遂換之。馬號曰白鵝。後因獵，獻於文帝。

《武陵記》曰：後漢馬融勤學，夢見一林，花如繡錦，夢中摘此花食之。及寤，見天下文詞，無所不知。時人號為繡囊。

崔豹《古今注》：齊王后怨死，屍化為蟬，遂登庭樹，嚙喉而鳴。後王悔恨，聞蟬即悲歎。

陳宣帝時，揚州人嚴泰江行逢漁舟，問之，云：有龜五十頭。泰用錢五百贖放之。行數十步，漁舟乃覆。其夕，有烏衣五十人扣泰門，謂其父母曰：賢郎附錢五百，可領之。緡皆濡濕。父母雖受錢，不知其由。泰歸，問焉，乃贖龜之異。因以其居為寺。裡人號法嚴寺。

晉王導子悅，年二十，有名，為中書郎。導嘗夢人以百萬買悅，於夢中領之。導寤，不樂，亟為祈禱。未幾，修牆，掘得錢百萬，導意惡之，一皆不用。及悅病，導復夢一被甲持刀，自稱蔣山侯，索食。食畢，作色謂導曰：公兒已賣與他。言訖，覺。翌日，悅卒。

漢景帝好遊獵，見虎不能得之，乃為珍饌祭所見之虎。帝乃夢虎曰：汝祭我，欲得我牙皮耶我自殺，從汝取之。明日，帝之山，果見此虎死在祭所，乃命剝取皮牙。餘肉悉化為虎而去。

後漢馬略，年十七，閉室讀書。九年不出，三日一食，續命而已。鄉里謂之潛龍。三十，謁桓帝，曰：我，賢人也。遂拜關內侯光州刺史。略棄官入海，惡蟲猛獸悉避路。

《呂氏春秋》曰：齊有二烈士別於路，相與沽酒共飲。其人欲市肉，一人曰：子亦肉也，我亦肉也，無須往市。因以刀各割身肉遞相食啖。須臾，酒與肉皆盡而俱死。

梁武帝大清三年，侯景反，圍台城，遠近不通。簡文與太子大器為計，縛鳶飛空，告急於外。侯景謀臣謂景曰：此必厭勝術，不然即事達人。令左右射之。及墮，皆化為禽鳥飛去，不知所在。

《京房列傳》曰：房臨刑之時，謂人曰：吾死之後，客星入天井。舉朝皆哀之。

王充《論衡》云：漢李子長為政，欲知囚情，以桐木刻為囚象，鑿地為坎，致木人拷訊之，若正罪則木人不動，如冤枉則木人搖其頭。精感立政，動神如此。

王子年《拾遺記》曰：燕昭王時，波弋國人貢茶蕪之香，若焚，著衣而彌月不絕，過地則土石皆香，經朽木與腐草則皆榮秀，用薰枯骨則肌肉再生。

後漢明帝楊後，花面美色，有顛狂病，發則殺人。唯內傅孟召為文哀怨，後每讀之，顛狂輒醒。時人語曰：孟召文，差顛狂。

《玉箱記》曰：前漢劉子光西征過山而渴，無水，子光在山間見一石人，問之曰：何處有水石人不答，乃拔劍斬石人。須臾，窮山水出。

齊王與二子融、琛，同是殷夫人四月二日孿生，又以四月二日同刑於都市。

梁武太清元年，岳陽郡民王保幸種田六頃，悉生嘉禾。

周厲王時，北斗與三台並流，不知其所。厲王沒後，兩主星復見。

《搜神記》：吳時，葛祚為衡陽太守，先有大查當江損行舟，若祠祭者，查浮可見；不祭者，輒沈，暗覆行舟。祚造大斧數十，明旦往伐之。其夕，洶洶然，波浪振驚，查浮，遂移去，不為江中之患。人立碑，以誦祚之德也。

干寶《搜神記》曰：零陵太守史滿有女，悅書吏，乃密使侍婢取吏食餘殘水，飲之，遂有孕。十月而生一子，及歲，太守使抱出門，兒匍匐入吏懷，吏推之僕地，化為水。具省前事，太守以女妻吏。

司馬懿拜司空日，夜有人扣門請見，自稱白虎使者，皆衣白衣，懷中探一物，內懿手中，戒曰：兩世慎勿開，墓中絕。言訖不見。懿曰：此或數也。遂開視之，乃金龍子，長三四寸，背上有銘云：父子從我受重火。至武帝受禪，世墓中絕，元帝渡江，都建鄴。

《三峽錄》云：宋順帝升明二年，峽人微生亮於溪中釣得一白魚，長三尺，投置船中，以草覆之。及歸，取烹之，見一美女道下，潔白端麗，年可十六七。自稱高唐之女，偶化魚游，為君所得。亮曰：既為人，能為妻否女曰：冥契使然，何為不得其後三年為亮妻。女曰：數以足矣，請歸高唐。亮曰：何時復來答曰：情不可忘，有思即復至。其後一歲三四往，不知所終。

成應元事統云：車胤好學，常聚螢光讀書。時值風雨，胤歎曰：天不遣我成其志業耶！言訖，有大螢傍書窗，比常螢數倍，讀書訖即去。如風雨，即至。

漢黃霸為封溪令，部人陳廉攜酒並猩猩以獻。霸問：是何物人未及應，囊中語曰：斗酒並僕耳。霸以其物有靈，開囊放之，猩猩悲啼而去。

梁徐勉為三公，武帝委以國事，每月三兩歸其家，家畜犬見，吠之。勉歎曰：吾憂國忘家，以致如是！

《越絕書》曰：越王勾踐既為吳辱，嘗盡禮接士，思以平吳。一日出遊，蛙怒，勾踐揖之。左右曰：王揖怒蛙，何也答曰：蛙如是怒，可不揖於是勇士聞之，皆歸越而助平吳。

《搜神記》曰：馮<sup>\*</sup>禾妻死，<sup>\*</sup>禾妻器之慟，乃歎曰：奈何不生一子而死！俄而，妻復甦。後孕十月，產訖而死。

始皇二十八年登封泰山，至半，忽大風雨雷電，路傍有五松樹，蔭翳數畝，乃封為五大夫。忽聞鬆上有人言曰：無道德，無仁禮，而天下妄命。帝何以封左右咸聞，始皇不樂，乃歸，崩於沙丘。

漢高祖每戰，新當矢石，前後被七十二箭，或言滅七十二黑子。

柳積，字德封。勤苦為學，夜燃木葉以代燈火。中夕，聞窗外有呼者，積出見之，有五六丈夫各負一囊，傾於屋下，如榆莢。語曰：與君為書糧，勿憂業不成。明旦起視，皆漢古錢，計得一百七十千，乃終其業。宋明帝時，官至東宮舍人。

後漢劉聖公初得璽綬之夕，有流星下降，如繩繞聖公。明日為劉盆子將謝祿縊殺之，亦繞星之象。

曹操無道，置發丘中郎、謀金校尉數十員。天下人塚墓，無問新舊，發掘時，骸骨橫暴草野，人皆悲傷。其凶酷殘忍如此。成應元事統云：劉牧，字子仁，嘗居南山野中，喜山鳥之啼，愛風鬆之韻，植果種蔬。野人侮之，多伐樹踐圃。牧曰：我不負人，人何負我俄有二虎，近其居，為見牧則搖尾，牧曰：汝來護我也虎輒俯首。曆數年，牧卒，虎乃去。

蚩尤是古之帝者，兄弟八十一人。皆銅頭鐵額，食沙啖石，然卒為黃帝所滅也。

《搜神記》曰：宋康王以韓朋妻美而奪之，使朋築青凌台，然後殺之。其妻請臨喪，遂投身而死。王令分埋台左右。期年，各生一梓樹，及大，樹枝條相交。有二鳥哀鳴其上。因號之曰相思樹。

黃帝斬蚩尤，塚在高平壽長縣，高七丈。時人常十月祠之，有赤氣如匹絳，時人謂之蚩尤旗。

《西京雜記》：弘成子少時，好學，嘗有人過門授一文石，大如燕卵。吞之遂明悟，而更聰敏，為天下通儒。又五鹿充宗受學成子，成子一日病，乃吐此石。充宗受而吞之，又為名儒。

晉陶侃微時，丁父艱，將葬，忽失牛，不知所在。遇一老父，謂曰：前有一牛眠冢中，其地若葬，位極人臣。又指一山云：亦其次，當世出二千石。言訖不見。侃尋牛得之，因改葬地。

漢太尉楊震以忠貞見黜，及還洛，歎曰：吾居上司，疾奸臣樊豐之狡不能誅，知帑藏空虛而不能富。因飲鴆而卒。門人冤之，天子嘉之。改葬日，有大鳥翼一丈三尺，集於柩前，低頭垂淚。葬畢，乃飛去。時人以為忠貞所感。

《會稽記》：上虞蘭室山，葛玄所隱之處，有隱几化為鹿。鹿鳴，即縣令有罪。

司馬郊，字子都，隱居華山向五十年，禽獸日遊目前，有如家馴。每灌園，不食菜心，以其傷生意。及四時山果熟，果大，大鳥銜，果小，小鳥銜，俱送郊齋中，不知紀極。歎曰：禽鳥送我果甚多，但可日料三十顆。異日如戒。比三十年，及郊卒，百禽聚於庭，悲鳴累日而去。

魏陳思王曹植與文帝不葉。文帝即位，嘗欲害之，又以思王太后之愛，不敢肆心。因召植游華林園，飲酒酣醉之，密遣左右縊殺。使者以弓弦三縊不死，而弦皆頓絕，植即驚覺。左右走白帝，帝自是後不敢害植。

《華陽國志》：夜郎者，有一女子浣服水濱，忽見三節大竹筒至女前，聞竹中兒啼，剖而視之，得一男。收養及長，甚有武才，自立為夜郎侯，以竹為姓。

淄川有女曰顏文姜，事姑孝謹，樵薪之外，復汲山泉以供姑飲。一旦，緝籠之下，忽湧一泉，清冷可愛。時人謂之顏娘泉，至今利物。

漢楊僕為樓船將軍，自以功高，恥為關外人，請以家財移關於新安，有詔從之。

《列子》曰：韓娥過齊雍門，鬻歌假食，既畢，而餘響繞樑三日不絕。娥因曼聲哀哭，一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對，三日不食。復作長歌，於是雍門之人欣躍捨瓌恢■撕々蓋倉■？

項籍開始始皇墓，採取珠寶，其餘不盡取者，有金雁飛出墓外，為羅者所獲。

漢武帝元封中，浮圻國貢蘭金之泥。其金生於湯泉。盛夏之日，波浪常沸，飛鳥不敢過，居人不敢渡。國人於水邊，見有此泥，取為器物，色若紫磨金，其滑者如泥。貢於漢，帝取之，常封匣匣以辟邪魅。衛青、張騫皆蒙此泥封璽綬。帝既崩，紫泥遂絕。

石虎於太武殿前造樓，高四十丈，以珠為簾，五色玉為佩。每風至，即驚觸似音樂在空。過者皆仰視，愛之。又屑諸異香如粉，撒樓上，風吹四散，謂之芳塵。

《呂氏春秋》曰：有人臭者，父母、兄弟、妻子、道路皆惡之，此人無所容是，乃之海上。海上有人悅其臭，晝夜隨之，不能拋舍。

晉文公時，有蛇當道而橫。文公以為不祥，反政修德，令吏守蛇。守吏夜夢有人殺蛇，曰：何以當聖人道覺而見蛇已壞矣。

《莊子》云：齊桓公出遊於澤，澤畔見一物，其大如轂，其長如猿，紫衣而朱冠，見人則捧其首。公謂管仲曰：此其怪乎仲曰：此委蛇也，見者必霸。公後果霸，其國為五霸之首。

魏公子無忌視事，忽有一鸚逐鳩，鳩入公子案下，鸚遂去。令捕鸚，取數百，列於庭下，問之：逐鳩者當伏翅。有鸚伏罪於地，乃殺之，而放其群鸚。

後漢盧景初生，項有一叢白毛，數之得四十九莖。後四十九年卒。

後漢裴安祖，常息大樹下，有鷲鳥逐一雄雉，雉急投安祖，忽觸樹而死。安祖哀之，置於蔭地，俄頃復生，乃飛去。因寢，見一人衣冠甚偉，拜謝安祖，曰：荷君保全，故此伸謝。安祖年八十而卒。

後漢鄭宏為臨淮太守，行春，有二白鹿夾車而行。宏異之，主簿黃國曰：三公車旁畫鹿，君必為相。後位至太尉。

宋長沙王道憐子義慶，在廣陵臥病，食粥之次，忽有白虹入室，就食其粥。義慶擲器於階，虹遂作風雨聲，響撼庭戶，良久不見。

《列女傳》：陶答子相陶，其政不修而家益富。其妻抱子而泣，姑問：泣何也曰：妾聞南山有玄豹，霧雨十日，不下食，欲為澤其身而有文章也，故有威而遠害。今夫子不修德而家益厚，禍將至矣。期年，而答子見誅。

偽蜀李勢宮人張氏，有妖容，勢寵之。一旦化為大斑蛇，長丈餘，送於苑中。夜復來寢牀下。勢懼，遂殺之。後有鄭美人，勢亦寵愛，化為雌虎，一夕，食勢姬三人。未幾，勢為桓溫所殺。

吳道子善畫神-元中，將軍裴旻居母喪，詣道子，請於東都天宮寺圍神鬼數壁，以資冥助。答曰：廢畫已久，若將軍有意，為吾纏結舞劍一曲，庶因猛勵，獲通幽冥。旻於是脫去衰服，若常時妝飾，走馬如飛，左旋右抽，擲劍入雲，高數十丈，若電光下射，旻引手執鞘承之，劍透空而下。觀者數千人，無不悚栗。道子於是援毫圖壁，俄頃之際，魔魅化出，颯然風起，為天下之壯觀。道子平生所畫，得意無出於是。

晉王愷有牛，號八百里，常瑩其蹄角。王武子戲與射賭，以金敵之，偶中的，謂左右曰：可生彩其心作炙。至，食一饌而止。

蜀將姜維既死，剖其腹，視其膽如斗大。

左思構《三都賦》，門庭牆窗皆置紙筆，十年乃就。

漢張倉年老而無齒，飲人乳，過百餘歲終。常感王陵，母卒後奉陵妻，朝夕侍諾，如事其母。

唐德宗朝有陽城者，華陰人也。其弟域。兄弟雍睦，坐臥相隨，皆不娶妻。朝廷以諫議大夫徵起。性嗜酒，常枕以江石，每用質於酒家，有得三數斛者。料錢入室，即復贖之。

唐文宗朝宰相路隨，志行清儉，常閉門不見賓客。狀貌或似其先人，以此未嘗視鏡。又感其父沒蕃，終身不肯西坐，其寢西首。

晉桓玄貪穢，金玉不離其手。

吳隱之兄坦之，葬母設祭，每祭，慟絕，至第七祭，嘔血而死。

要離羸瘦極，每出，遇順風即行，逆風即倒。

漢成帝趙飛燕身輕，能為掌上舞。

唐高開道，箭在腦中，使醫鑿骨取出鏃，與客飲酒，談笑如常。

唐天後朝，宰相婁師德溫恭謹慎，未嘗與人有毫髮之隙。弟授代州刺史，臨行戒曰：吾甚愛汝，慎勿與人相競。弟答曰：人唾面，亦拭之而去。兄曰：只此不可。凡唾汝面者，其人怒也。拭之，是逆其心。何不待其自乾其於保身遠害，皆如此類也。

蒼梧王酷暴好殺，嘗自持刀禦行，見人即擊刺死之。若一日不殺人，即慘而不樂。

何宴常服婦人之衣。

晉陸雲，字士龍。家在吳，久不得家信。有犬黃耳，雲摩其背，謂曰：與吾達一書至家，得否其犬即搖尾，因以竹筒盛書，置之犬項。旬日達家，得報而還。

陳正為太官，進炙，有發貫炙。光武令斬正，正曰：臣有三罪，請言畢而後死。曰：山出炭，炎燄不能焦發，臣罪一也；匣出佩刀，日砥礪，不能斷髮，臣罪二也；臣與庖人六目同視之，曾不如黃門兩目，臣罪三也。光武乃罪黃門而釋正。

漢武帝自甘泉至渭橋，有女浴於渭水者，乳長七尺。上怪問之，答曰：後第七車當知我。時侍中張寬在第七車，使問之，寬曰：祭天星，齋不嚴，即此女見。

梁沈約家書藏十二萬卷，然心僻惡，聞人一善，如萬箭攢心。

唐富人元寶，玄宗問其家財多少，對曰：臣請以一縑係陛下南山一樹，南山樹盡，臣縑未窮。時人謂錢為王老，以有元寶字也。

玄宗御含元殿，望南山，見一白龍橫亙山上，問左右，曰：不見。急召元寶。問之，元寶曰：見一白物橫在山頂，不辨於狀。左右貴人啟曰：何臣等不見，元寶獨見之也帝曰：我聞至富敵至貴。朕天下之主，而元寶天下之富，故耳。

玄宗幸蜀之時，至東泰山，內臣高力士攏馬請下，東北陳四拜，奏曰：陛下出幸忽遽，不得親辭九廟。此山最高，可望秦中。玄宗悲感慟極，左右不勝哀咽。

陸賈得南越王趙佗所贈，囊中裝萬金。歸分五男，各令散居。而賈攜侍兒竟樂游於五子之家，每止十日，極其滋味承奉，其玉劍珠寶，隨身皆賜之，雖非訓導，亦為達兒。

魏鮑子都暮行於野，見書生卒然心痛，下馬為摩其心。有頃，書生卒。子都視其囊中，有素書一帙、金十餅。乃賣二餅，葬書生。其餘枕之項下，置素書腹上，而退。其後數年，子都行，有一駿馬逐之。既而有認馬者，謂子都為盜，因問兒所在。子都具言。於是相隨往開墓，取其兒歸葬，金八餅在項下，素書在腹上。舉家詣官，稱子都之德。由是子都聲名大振。

魏毛玠，字孝先。為尚書，人無敢以好衣食見者。武帝歎曰：吾不及毛尚書能移風俗。

寶嬰徵七國時，得賜千金。置之廡下，任人所取，不入私室。

宋昭王出亡，謂其御者曰：吾知所以亡者。御者曰：何以知之昭王曰：吾被服而立，左右皆曰：君麗者也；發言舉事，左右皆曰：君聖者也。吾內外不見其過，安得不亡乎於是改行易操，後三年，美行於宋，宋人迎之，復位，諡曰昭。

晉王戎，字濬仲。性鄙吝。家有綠李，子熟時惠人，必鑽破其核，恐他人種植之。

王澄出為荊州刺史，送者盈路，見路傍樹有一鵲巢，乃自解衣上樹，探弄鵲雛，傍若無人。

王右軍，永和九年曲水會，用鼠須筆蠶繭紙為《蘭亭記敘》，平生之札，最為得意。其後雖書數百本，無一得及者。太宗令御史蕭翼密購得之，爵賞之外，別費億萬。太宗臨崩，謂高宗曰：以《蘭亭》殉吾，孝也。遂隨梓宮入陵。

漢張騫奉使大月氏，往返一億三萬里，得葡萄、涂林、安石榴，植之於中國。

漢和憶為畿令，常有一虎害人，億令設檻，得二虎。億曰：害人者低頭。一虎低頭，億殺之，其一虎放去。自是猛獸皆出境，吏人以為神君。

後漢鄭玄居山東，有疑，莫知所問，遂往入關詣馬融。三年不得見。一日融大會，遂見之。登樓問其疑，數十段皆決。語畢，遂歸。融謂門人曰：玄既歸，吾道東矣。

晉索綝報兄之仇，手殺四十人。

魯公儀休為相，歸見其妻織，乃焚機而出，謂其妻曰：吾為相食祿，今爾奪百姓之利，使民安歸哉

韓康伯隱藥肆，賣價無二。有二女子買藥，不識康伯，乃酬酢之，康伯不移，女子曰：君何若康伯無二價也！康伯乃逃去，不知所往。

高麗國王侍婢立王左右，一旦，有氣自天而下，大如雞子，入其口。十月孕一男，名曰東明，善射。王恐為國害，欲殺之。東明走，彎弓射水，魚鱉浮出而為梁，以渡東明。

魏武帝嘗居銅雀台，及終，令妓樂登台望西陵而歌舞。

鄭子華之弟子臧，好聚鷗毛為冠，鄭伯聞而惡甚，使盜誘殺之。君子曰：服之不衷，身之災，以其非法服也。

晉大醫司馬程據上武帝雉頭裘。詔曰：此裘非當服，損費功用。遂命火，於殿前焚之。

陶潛在家，每酒熟，即以頭上葛巾漉酒，畢，復裹之。

晉羊土秀，字稚舒。家富豪，秋冬月造酒，令人抱甕，須臾，易之，有頃便可熟。

漢文帝儉約，常集諫書囊而為帳。所幸姬慎夫人，衣不曳地。

晉庚袞，字叔褒。父在常戒袞以酒。及父歿，日飲不止。因責曰：餘廢先人之戒，何以訓人乃攜挺於墓前，自杖三十。

晉明帝十餘歲，未為太子，元帝坐之膝上，問曰：日與長安孰近答曰：日近。復問之：何言日近答曰：舉頭見日，不見長安。帝異之，明日對群臣，復問之，答曰：日遠，長安近。元帝甚驚，問曰：何以與昨日之對有異復答曰：只聞人從長安來，不聞人從日邊來。帝愈奇之，立為太子。

管輅年七八歲時，與鄰里小兒戲，畫地為日月星辰之狀，言動不常。父母禁之，答曰：家雞、野鴿尚知天時，況人乎哉！

舜父瞽瞍納後妻讒言，嘗笞舜。舜見小杖則受，大杖則走，故能保身於孝道。

黃霸為潁川太守，召吏。方食於野亭，鳥攫食。霸見吏曰：汝為鳥攫食耶吏驚，以為霸盡知其行止，後不敢為非。

秦敗，豪傑之士爭取金玉，唯任氏子獨為倉窖貯粟。後谷石萬錢，於是金玉寶貨盡歸任氏。

何邵字敬祖。日供口食，計二萬錢，而兼四方珍味，雖三日帝廚之膳，不及之也。

《呂氏春秋》曰：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，人笑其用重求所輕也。

唐初張公藝九世同居，高宗東封過其家，問之：何以致然公藝執筆，唯書百餘忍字，餘無他言。遂旌表其門。

漢高祖既入關，諸將劫珠玉寶貨，唯蕭何獨收秦格式律令。卒為漢名相，功居第一。

阮修，字宣子。居貧，年四十未有室。王敦等斂錢為婚，皆名士也。時慕之者求人一錢不得。

隋劉君良叟代義居，兄弟四人同氣。大業末，天下飢饉，其妻欲勸分居，乃竊取庭樹中鳥糞置諸窠中，令群鳥鬥競。舉家怪之。其妻曰：今天下大亂，戰爭之秋，禽鳥尚不相容，況人乎君良知其計，中夜遂攬妻發，大呼曰：此乃破家賊！召諸兄弟，哭以告之，而棄其妻，居雖三院，而共一廚。

唐中宗為天後廢於房陵，仰天而歎，因拋一石於雲中，心祝之曰：我為帝，即此石不落。遂為樹枝閣之。至今猶存。又有人渡水拾薪，得一古鏡，進之。中宗照面，其影中有人語曰：即作天子，即作天子。未浹旬，踐居帝位。

荀奉倩與妻情厚，冬月，婦病熱，奉倩出，露坐，候體冷，即入熨之。甚為世所飢。

玄宗幸蜀，至利州吉伯渡，有一白魚來御舟而過。

河間王孝恭，才智識略時出於眾。初受詔徵蒲公祐，上有一器，倏然變成血，滿坐驚畏，左右不測。孝恭自省無負神祇，此變應是公祐。時人服其先見。

太公封於齊，宿於逆旅，主人晨起，有一人謂曰：客寢甚甘，殆非就國者也。太公蹙起即路。俄有追者至，以其出關，遂止。

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，國人知之。桓公謂管仲曰：寡人與仲父言，國人知之，何也？管仲曰：意者左右有聖人乎？今東都牙安在？桓公顧曰：在此。管仲曰：子何以知之？牙曰：君子有三色，是以知之。仲曰：何謂三色？曰：歡欣眾悅，鐘鼓之色；愁悴哀憂，衰絰之色；猛厲忠實，兵革之色。仲曰：何以知其莒也？曰：君東面南面指之，口張而不掩，舌舉而不下，是以知其莒也。

朱敬則，亳州宋城人。孝友忠鯁，舉世莫比。門表闕者六所，古今無之。

公儀休相魯國，入園，見妻蒔葵，因拔去，謂妻曰：身為國相，與民爭利，非理也。乃逐其妻。

晉文公出伐衛，公子仰而笑。公問曰：何笑？公子曰：臣笑臣鄰人也。臣之鄰人有送其妻適私家者，道逢桑婦而悅，與之言；然顧視其妻，亦有招之者矣。是以竊笑之。公悟其言，乃止，引兵而還。未到，有伐其北鄙者。

昔有人海上日與鷗鳥狎，引數百相從。其父曰：吾聞鷗鳥從汝游，可與俱來。吾玩之。明日，其人往，群鷗翔而不下，蓋以機萌於心而物懼也。

姚泓將妻子降於劉祐，祐斬之於建康市。凡百里之內，草皆焦而死。

符堅委政於王猛，小大無疑。猛卒，其子皮謀反。堅讓曰：丞相臨終，以十具牛為田，不聞與子求位。知子莫若父，何斯言之驗也。赦而不誅。

唐儀鳳中，中書舍人歐陽通起復判館，每人朝，必徒跣至城門，然後著鞋。到直省之所，即席地籍藁，非公事不言，未嘗啟齒。歸家必衣衰絰，號慟無時。國朝奪情，惟通得理。

漢宣帝足下有毛，所居常有光耀。

晉顏含有孝行。兄幾服藥過多，死於家。含遂開棺，復生。母妻家人盡勤倦，含棄絕人事，侍兄疾十三年，曾無勞怠。

宋燕相齊，見逐罷歸，召門尉陳饒等二十三人，曰：諸大夫有能與我赴諸侯乎？饒等皆伏而不對。燕曰：悲乎哉！士大夫易得而難用。陳饒對曰：非士大夫易得而難用，君不能用也。君不能用，即有不平之心，是先諸己而責諸人。燕曰：先諸己而責諸人，其云何？饒曰：三斗之粟，不足於士，而君雁鶩有餘食；園果梨栗，後宮婦女以相攜擲，而士不得一嘗；綾紈綺縠，麗靡於常服，而士大夫不得以為祿。財者，君之所輕；死者，士之所重。君不能捐其所輕而使士致其所重，譬若鉛刀蓄之，幹將用之，不亦難乎！宋燕慚而避席，曰：燕過矣。

楚王聘莊子，莊子曰：吾聞神龜死三年，置巾藉之而藏之宗廟堂之上。此寧死為貴乎？寧其生曳尾於泥中矣。遂不赴楚聘。

視黯不樂為淮陽相，固辭之。帝曰：卿可臥理之。